

宋丰州考

李逸友

唐、宋、西夏、辽、金、元各代都曾在今内蒙古地区设置过丰州。其城址分别在三处：唐丰州城址在今巴彦淖尔盟境内；辽、金、元丰州城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郊；宋、西夏丰州城址在今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境内。1975年秋，我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工作期间，曾去准格尔旗考察过宋、西夏丰州城址，由于考古资料欠缺，当时未能写成考察报告。事隔20年后，我在1996年5月再次到该城址及其附近调查，核对和补充了一些考古资料，然后写成此文。

一、丰州建置沿革

丰州，本是河西藏才族首领王承美兴筑的城郭，是由王承美及其子孙世袭管领的边防城，不同于内地州县由朝廷任命官员管领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《宋会要辑稿》及《宋史》等史籍中，对此都有较详细的记载。根据史籍记载得知，丰州建置初期情况为：丰州地方本是河西藏才族(藏擦勒族)聚居地，其首领曾由契丹授予左千牛卫将军。宋开宝二年(969)归附宋王朝，宋朝任命王承美为丰州衙内指挥使。开宝四年(971)任命王承美为天德军蕃汉都指挥使、知丰州事。天德五年改授王承美为丰州刺史。太平兴国七年(982)，王承美在与契丹的战斗中，俘获了辽天德军节度使韦太。次年又大败契丹军，追奔逐北百余里，一直追到青冢(即昭君墓)，于是授王承美为丰州团练使。景德元年(1004)改授王承美为丰州刺史。大中祥符五年(1012)王承美卒，追赠恩州观察使，以其子王文玉为防御代知州事。天禧四年(1020)以西头供奉官知丰州勾当蕃汉事王文玉为内殿崇班，为王文玉知州事八年特迁。天圣二年(1024)内殿承制、知丰州王文玉卒，其母安乐郡太君折氏与部众首领等请求由王文玉长子王余庆世袭，但族内意见不一，改授王文玉三子王怀钧为三班殿直、知丰州。后来又改授王余庆

知丰州，庆历元年(1041)西夏攻陷丰州，王余庆被杀。

丰州建制时，宋朝主要用以对付契丹，西夏逐渐壮大后便用以对付西夏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三记宋真宗咸平五年(1002)时朝廷的政策称：“先是麟府部署曹璨请遣别将王万海屯丰州，与王承美同主戎事，上曰：‘丰州远僻，不足为边州捍蔽，故命承美自庇其部族，朝廷因授团练使之任，俾之防遏，受俸同蕃官例。今若复委万海，又须挽运刍粮，非惟外分兵力，久益劳民，不可许也。’”可见宋廷的政策很明确，就是利用地方部族的势力以捍卫边境，因而采取世袭知州制度，只是以朝廷名义任命罢了。

1038年11月，元昊称帝，正式建立西夏王朝，势力迅猛发展，采取联辽抗宋的政策，多次出兵宋朝边境，扩大自己的疆域。1041年(宋庆历元年、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)七月，元昊领兵进攻麟州及府州，先攻麟州(今陕西神木县北杨家城)，失利。八月又东过窟野河，攻破宁远砦(今陕西府谷县大昌汗乡古城梁)，继攻府州(今陕西府谷县)。知府州折继闵据险力战，城不能破。于是，转向西北进攻丰州，丰州孤城无援，知州王余庆，权兵马监押孙吉、指挥使侯秀等奋力抵抗，相继战死，城被攻陷，从此丰州并入西夏版图。1044年(宋庆历四年)宋与西夏议和。1046年冬，宋遣使与西夏议定边界，打算收回丰州，未果。西夏之丰州就是宋丰州，未改变名称。

宋嘉祐六年(1061)，宋朝趁西夏政局不稳定，出兵收复了丰州，这是在西夏占领丰州二十年后。因丰州城垣已经残破，遂先命太原府代州副部署郝质、内殿崇班閤门祗候同管勾河东沿安抚司事郭霭修丰州城；十二月决定用武臣知丰州，不再用藏才族首领知丰州；以郭霭为内殿承制知丰州，置兵马都监及监押二人。元丰元年(1078)九月，王承美之孙、文玉四子、内殿承制王余应请求继袭管领丰州，但朝廷先任命他为麟州都监，候满二年后，差知丰州。王余应任知丰州后，

于元丰六年(1083)以非守边之才免去,仍以武官镇守,直到北宋末年。政和五年(1115),曾赐郡名宁丰,但仍通称做丰州。

北宋末年,西夏与金王朝相约共同进攻宋麟、府、丰三州。《文献通考》记“靖康元年(1126)京城受围,割麟、府、丰三州与夏人”,但事实上很快就收回成命,三州为府州折氏所据。府州折氏与丰州王氏本是姻亲,丰州被西夏占领后,丰州王氏势力衰弱,府州折氏便成为地方政治势力的代表。《金史·太宗纪》记载,天会七年(1129)“二月戊辰,宋麟府路安抚使折可求以麟、府、丰三州降”,丰州便划入金王朝版图。据《金史·地理志》“廊延路”条记载,金与西夏共约进攻宋王朝时,曾订立过“以边地赐夏”的协议,称:“天会五年,元帅府宗翰、宗望奉诏伐宋,若克宋,则割地以赐夏。及宗既克,乃分割楚夏疆封。”丰州位于“自麟府路洛阳沟距黄河西岸”的范围内,因此便应属于割给西夏的区域。《金史·熙宗纪》记皇统六年(1146)正月庚寅“以边地赐夏国”,丰州正式划入西夏版图,西夏王朝统领丰州。西夏被蒙古汗国灭亡,丰州未再建制,沦为废墟。

二、丰州城垣建设及遗迹

宋丰州之名,本源于辽丰州天德军。王承美父子归附北宋王朝时,仍沿用辽朝原授予的官职,在其本族聚居地方当头领而已。宋王朝对王承美所属藏才族实施的蕃部政策,不同于内地州县;且因当地土瘠人贫,依赖朝廷供给,故丰州筑城是在建制三十年之后。丰州筑城是在宋真宗年间,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为咸平五年,《宋会要辑稿》“方域八”记为元和五年。按元和乃汉章帝及唐宪宗年号,显系谬误,应以咸平五年为是。《宋会要辑稿》记当年十月二十九日“丰州言:‘修城工毕,而城中乏水,欲增筑护水城闾门,就汲涧水。’帝曰:‘昨已为葺城,今又欲再兴版筑,非所以惜费而爱民也。不若量留戍兵,捍部族之耕种,如寇至,即归总管司,拼力拒战,足以张军势而免劳内

地民也。”宋廷对于加筑水城闾门不予支持，一直拖延到大中祥符三年，才“诏完筑丰州城”。大中祥符五年又应王承美的请求，在丰州城内兴建元圣文宣王庙(孔庙)。这些筑城建庙所需的工料，主要是靠内地支援，以致进展缓慢，在建制三十多年后才筑完城垣。

丰州被西夏攻占后，是否修葺了城垣，史籍未见有记载。宋王朝于嘉祐六年收复丰州后，便命郝质、郭霭等“修丰州城”，应是由于战争的破坏，而且亦是守备的需要。也因修复工程较大，以致《元丰九域志》误载丰州在嘉禧七年始置。《元丰九域志》载：“丰州，下，嘉祐七年以府州萝泊川掌地置州。”“地理：东至本州界二十里，自界首至府州一百里”，“西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，自界首至麟州一百一十五里。”据此可知，丰、府、麟三州分布如品字形，丰州在北，府州在丰州东南，麟州在丰州西南。三州在当时属河东路经略使管辖，史籍记载当时概称做“河外三州”。关于萝泊川掌地的含义，萝泊川即今准格尔旗流入府谷县境的清水川，其上源在今准格尔旗敖斯润陶亥乡(五字湾)和羊市塔乡境内：“川掌”一词为今陕北方言，指河流上源尽头的山地。“萝泊川掌地”即为萝泊川发源地带的山地。《永乐大典》卷八〇九〇“城”字引《元一统志》“葭州”条称：“府州府谷县北至丰州萝泊川掌地一百二十五里，以萝泊川为丰州治是宋嘉祐七年，谓此川掌地方圆百余里如掌之平，故于此置治。”此说与实际情况不符，这一带地方为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角，山峦重叠，并无“方圆百余里如掌之平”的平地，只有大山深谷和水土流失后形成的沟壑。《元一统志》臆测“川掌”为掌心，而当地人所指的却是掌背。从《元丰九域志》所见的“川掌”一词，证明宋代已有之，不是近现代创造的。



图 1—3 宋丰州城址及砦址位置示意图

经考古调查证实，宋丰州城址位于今准格尔旗羊市塔乡二长渠行政村(图 1—3)。准格尔旗地处鄂尔多斯高原的东部，境内以中、西部地势最高，海拔 1600 米左右，大部分水系向南流，经陕西府谷县境注入黄河。由于水土严重流失，高原已被切割成为若干沟壑，不仅流失了地表覆盖的黄土层，还将基岩冲刷成乱石累累的深沟，深埋地下的煤层在深谷中多有暴露。丰州城址所在的地方，位于两条大沟交汇处的狭长形山梁上，其东、南、北三面均临近深壑，仅有西面连接山梁，城南较缓的土坡上散居着几户农民，形成一个很小的自然村，叫做城梁村。

在兴筑城垣时，是基本上依地势而建，平面形成一个狭长形的横目字形，即可分为西、中、东三城。由于依山势自西向东递减高度，形成三层台阶状，因此也可依次称为上、中、下三城，城墙的版筑方法，亦不同于在平川地带的筑法。这是在地表下 1~2 米深起开始打夯，只取墙外侧土，并将墙根以下削成陡壁。现存城墙露于地表残高仅 1~2 米，但从城外观察，自墙顶至陡壁底的深沟，则高达 10 米左右，仿佛系自沟底垒筑起的宏伟城郭。不经由城门豁口，难以从沟中其他地方进入城内。城墙虽系沿沟边地形而筑，但又不能不是直线，因此在城外还有一些沟沿未能括入城内，便在这些地方加筑马面，再在马面外侧削成陡壁，以致每面墙的马面多少不等，两马面间的距离

也不等。今可见有马面 7 个，残存高度与城墙相等。城墙不甚规则，东西全长约 850 米，南北宽约 90~170 米。其中以中城面积最大，东西长约 420 米，南北最宽处约 170 米，在南墙中部设门并加筑有瓮城；西城东西长约 180 米，南北最宽约 170 米，未见有明显的门址，应是和中城相通；东城东西长约 220 米，南北最宽约 160 米，在东墙中部设门并加筑有瓮城。从夯筑情况看出，中城墙根夯层厚 8 厘米左右，补筑的夯层厚 20~25 厘米，内含灰土及杂物；东、西两城的夯筑情况相同，夯层厚 20~25 厘米，内含灰土及杂物。即为后来加筑的城垣(图 1—4)。从上述建置沿革情况证实，中城应是最初兴筑的，其东城墙上的瓮城门，也就是后来加筑的水城閤门，从此门下到沟内取水。现今沟涧中常年有泉水外溢，村民饮用水仍从这里汲取。

新中国建立后不久，我区文物工作人员曾调查过此城址^①，但记此地名为大石砬沟，又误断此城为元代。但实际上大石砬沟在城址南约 2 公里许。从该调查简报上已得知，城南半公里山上出土的陶罐上，就有墨书题记“大观四年”字样，足证其为宋代遗物。笔者调查时曾见过这件陶罐，其题记为“大观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常八哥骨殖”等字。说明它是居住在宋丰州城内庶民百姓的骨灰罐。如果是元代人，怎能用一两百年前的年号写在死者骨灰罐上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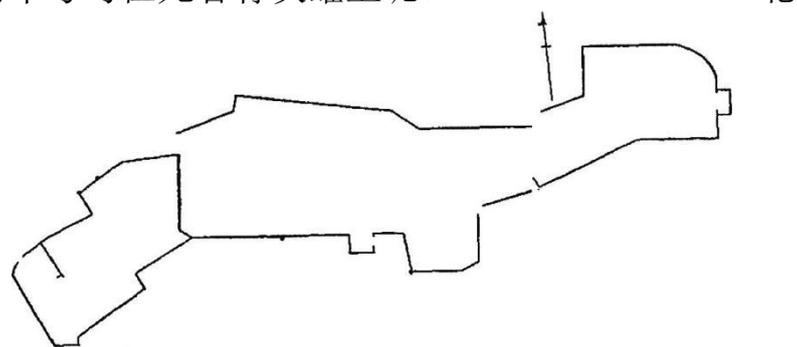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4 准格尔旗二长渠村宋丰州城址平面示意图

三、城址附近的砦墩址

丰州城正式建成后，成为宋王朝河东路防御西夏东进的重要边防据点，尤其是在嘉祐年间收复丰州后，立即加强军事防御，修复了丰州城垣，并在其附近增筑了山砦和烽堠等军事设施，与其西面的鄜延路军事设施一起，构成一条防御线。在丰州城址附近，现存有两处砦址和许多烽堠址。

《元丰九域志》“丰州”条记丰州领有两砦，保宁砦在州东一十七里，永安砦在州南一十七里。《宋会要辑稿》“方域十八”记丰州领有保宁砦，嘉祐七年置。《宋史·地理志》亦沿称丰州领有保宁、永安两砦。但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司马光之说，认为其领有永安、来远、保宁三砦。该书卷一九五记嘉祐六年十二月司马光等人反对永宁堡的谏议时称：“伏见国家复修丰州故城，仍差人知州。此诚河西险要之城，修之甚便。然其地势孤绝，外迫寇境。向者王氏知州之时，所部蕃族其众，有永安、来远、保宁三砦，皆以蕃族守之。庆历初，元昊攻陷州，城民及三砦蕃族尽为所虏，埽地无遗。今州城之中，但有丘墟瓦砾，环城数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。若建以为州，则须设警，备置官吏，广屯兵马，多集刍粮，皆应调发内地之民以奉之，劳费甚大，此所谓徇虚名而受实弊也。顷年朝廷欲修丰州城，河东经略司嫌其单外，乃于其南数十里筑永宁堡，其地洼下，居两山间，疏恶难守……”依据上述史料推断，丰州原领有三砦，其中来远砦方位不明，且尚无砦址，嘉祐七年仅复修了永安、保宁两砦；《宋会要辑稿》所记堡宁乃是保宁的刊误。

考古调查所见，丰州城址附近的东南两方山梁顶部尚存有两处砦址。其中一处是在丰州城址东北约8公里，今敖斯润乡政府所在地的五字湾村西偏北的山梁顶上。五字湾村位于清水川上游河床东侧的阶地上，从准格尔旗政府所在地沙圪堵镇至羊市塔乡间的公路经由这里。这里河谷两岸均为陡峻的山梁，一般高出河床约70~80米，古砦址所在的山顶高出河床近100米，当地群众称为古城梁。砦址下方的山

坡南面散居着几户农民，村名亦叫古城梁村。为了便于区别其他古城，便通称为五字湾古城梁，古砦址所在的山顶，高于附近一带山梁，在砦内可远眺周围数十里的山川。砦垣依山顶地形而筑，外墙平面略呈凸字形，残高1~2米，其中部为山顶，加筑有方形子城。其南部墙垣东西长310米，西墙南北宽80米，东墙南北宽120米。东、南、西三墙正中均设有门，现仅存西门址，宽约12米，并加筑有小瓮城门，南门和东门均已倒塌。全砦南北宽280米，北墙东西长160米，其北墙正中开设有宽约12米的砦门，并加筑有瓮城门。子城位于中部山顶，其西墙，亦即全砦西墙的中段，墙垣东西长102米、南北宽108米，南北两墙均见有宽约10米的门址。在子城内见有砖瓦残片，其中有大型建筑基址；在其余砦址内散布的陶瓷片较大，未看出有大型建筑基址。现今公路在砦址南面约1公里的山梁上东西穿过，若从公路到达到砦址，须在其西南方山梁上绕行。砦址南方已冲成深沟，沟内有涧水下流，居民靠汲取沟内涧水食用，古代在此山梁筑砦亦依靠此涧水生存，有水处距砦址约300余米(图1—5)。此处砦址，依《元丰九域志》所记方位，应即保安砦所在地。

另一处砦址在丰州城址西南方约9公里处。公路在砦址北侧山梁上东西通过。砦址位于山梁顶部，其东北方沟涧旁散居着几户农民，村名古城渠。砦墙土筑，平面呈长方形，方向300°；东墙长103.2米，南墙长270米，西墙长99.4米，北墙长243.9米；残高仅2米左右。因为系依山势兴筑，城墙外侧的山梁被削成陡壁，所以从城外看去好像高达7~10米。在东墙上开城门，并筑有瓮城。城内已辟为耕地，西部见有建筑址4处，其上散布有残砖瓦。城内文化层厚约1米，地面散布陶瓷片不多。依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，此砦址当即为永安砦址。

在丰州城址附近的山梁上，还分布有几处烽堠址，都筑在山顶上，残高5~10米，易误认为蒙古族敖包。在丰州城址北面的一处烽堠址，

位于公路南侧，当地群众称为土墩，地名叫做土墩塙，此烽墩址残高约 5 米，断面可清楚地看出夯土层厚约 12~15 厘米。附近散布的陶瓷片不多，以致不易判断这些烽墩的兴筑年代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二六记载，宋仁宗康定元年(1041)二月，诏鄜延路等地设置烽墩，以防御西夏人南下。同书卷一三三又载，仁宗庆历元年九月乙丑“又诏河东缘边州军县镇置烽火台”。这时，丰州已归西夏，可知在此以前丰州附近并未筑有烽墩。又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七〇记载，熙宁八年(1075)十一月甲申“上批：闻麟府路边夏国界墩，累年不以时埽饰，近不知受何处指挥遽往完治，致西人疑虑推毁，可密下新知丰州张世矩考实以闻”。从这则史料可见，丰州附近筑有烽墩，否则不会通知丰州官员如实上报；又可知在熙宁八年就已有烽墩，故应在收复丰州之后，重筑丰州在嘉祐七年，修筑其所属保宁、永安二砦在嘉祐七年，因此兴筑丰州附近的烽墩，当亦在其时限之内，更有可能是筑完城砦后，即分兵力兴筑这些烽墩。现自五字湾以西至羊市塔之间的公路两侧山梁上，至少还可望见烽墩址 4 处，各烽墩间及烽墩至城砦之间距约 5~10 里，互相均可望见。其分布呈东北—西南走向，可知它们是分布在麟州和丰州之北界，为麟府路所辖。这些烽墩全是宋代新筑，与在今神木县北店塔乡寨峁山梁的烽墩有所不同。那座烽墩是利用秦长城的烽燧址改建而成的，位于窟野河上游的犍牛川和考考乌素河交汇处河西岸的山梁上^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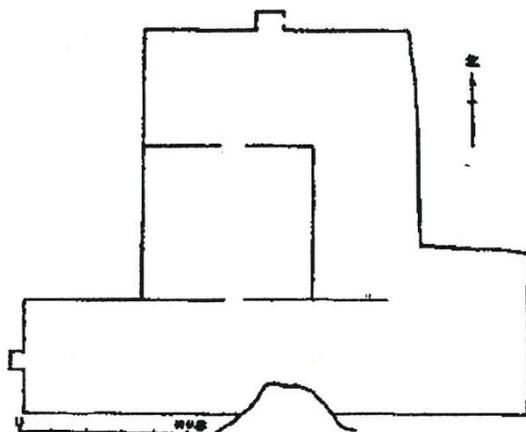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5 准格尔旗古城梁宋砦址平面示意图

注释

① 《准格尔旗大石砦沟元代古城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8 年 4 期。

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：《神木县窟野河上游秦长城调查记》《考古与文物》1988 年 2 期。